

从史学研究方法看近年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汪树民

(广东海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88)

【摘要】 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大行其道,在史学尤其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掀起一股逆流。从史学研究角度来看,历史虚无主义存在以下几个明显的缺陷:研究主体不合格、研究客体狭窄、研究方法片面偏颇、同时也背离了党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 历史虚无主义;史学研究;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021(2018)03-0095-08

【作者简介】 汪树民(1970-),男,湖南衡阳人,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国际政治。

【基金项目】 广东海洋大学2018年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背景下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KYC201801006)。

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主要体现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肆虐横行,流毒甚广。事实证明,一种错误思想及理论一旦得到传播,要清除它的影响需要很长时间,花费更多精力。即便如此效果依然不彰。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已经有不少有见地的文章,但大多都是从政治角度来分析,本文拟从史学研究的规范上来剖析其错误之处。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成熟、具有固定研究范式要求的古老学科,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即:研究主体合格,研究客体广泛,研究方法全面而公正,符合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反观近年的历史虚无主义在从事有关史学研究时却完全偏离以上几个方面的要求。下面就这几个方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进行梳理。

一、历史虚无主义值得警惕

(一) 历史虚无主义值得警惕

“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苏联解体从否定苏联历史开始,结果一发而不可收。当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效后,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外两股势力试图另辟蹊径,以寻找历史“真相”为幌子,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历史人物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众多英雄重新

“研究”,同时不忘对这段历史时期的诸多反面人物进行翻案。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已成定论的历史及颠倒黑白的手段多样,通过采用质疑“细节”、有选择性地引用史料、以及无中生有设置话题,从而达到颠覆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众多革命家和无数英雄先烈的英勇事迹、最终实现消解崇高、解构共产党的光荣伟大历史的险恶目的。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恶劣影响下,社会各行各业也有一些人不明就里、甚至仅仅只是为了博取眼球,盲目跟风、扎堆起哄地“研究”起历史来,对于当前的历史教学研究尤其是党史教学与研究带来很大困扰。

一段时期以来,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强大冲击下,一个个耳熟能详的革命偶像英雄形象被推翻被打碎甚至受到污蔑而沦为反面人物,在他们眼里,过去所宣传的好人其实都是包装出来的,而许多“坏人”其实也蛮有人情味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一混淆是非的做法是导致当今社会某些人信仰失重、行为失规、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的重要原因。

(二) 历史研究承载着重要的教育功能

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其主要功能是培养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操,弘扬民族传统,认同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及中国共产党

执政的合法性。优秀历史人物能给人们从小树立榜样作用,正是他们的英雄事迹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付出自己的全部智慧、财富甚至生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业绩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熏陶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涌现了一批又一批舍生忘死的优秀人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众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经艰险终成大业,杨靖宇、赵一曼、方志敏、董存瑞、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等革命烈士的光辉事迹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学习和效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其他革命英雄人物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与中国古代以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支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其他革命英雄人物能够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是绵延数千年的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不畏强暴、励精图治的革命精神。中华民族要力求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既要学习并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要重点学习并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三) 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研究是两回事

我们强调尊重历史,在教学过程中要弘扬历史研究的教育功能,并不等于完全认同过往的历史研究成果和结论,也不意味着不可以对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进行回顾和思考。我们只是希望学者们在从事历史研究时不要过多地纠结于过往的研究成果,因为历史研究还有更多的领域有待于历史爱好者们去开拓。在历史研究当中应当抓住历史研究的发展方向,不要把研究的兴趣和关注点都放在对过往人物的猎奇与事件的枝节末梢;在历史研究中尤其要反对一些人借“平民化”为名行打破矗立于我们心灵中的精神雕像之实的恶劣做法。显然,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法无疑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二、主体不合格——历史虚无主义的写手大都是没有受过专业历史教育的业余写手

(一) 历史研究,不是谁都可以胜任

历史不是文学,也不是唱歌跳舞一类的行为表演艺术,它是一门严格且严肃的社会科学,历史学的学术历史最为悠久,比起哲学、文学、政治等人文学科,历史学的门槛最高。历史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它形成了一整套该学科研究的规章和约定俗成

的惯例,并不可以随时随人变更。中国史学研究自司马迁开始,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规范,到了唐代得以进一步完善。虽然今天历史研究在任职资格方面没有古代那么严格的要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必须受过历史研究这方面的专门训练,必须符合史学标准,必须经得起众人的质疑和时间的检验,否则就难以胜任历史学方面的研究或著述。尽管西方没有形成官修史书的传统,但是历经岁月的涤荡,后世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在考证之后,也形成了如何鉴别史学著作所涉及史料真伪的方法与技巧。正是由于鉴别方法的不断提高和完善,一些曾经在某个时段很有影响的史学成果在经过众多后世学者的鉴定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自古以来,学术之路艰辛枯燥。对绝大多数历史学从业者而言,即使皓首穷经一辈子,也未必能够在社会上产生轰动性的影响和取得引起学界公认的突破性成果。从这一点上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界的研究规律是一致的。

(二) 历史虚无主义例外论很不正常

历史虚无主义者关注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都会被涉及,他们在此之前既不是历史专业的学子,也未曾在这个学科及相关学科作过任何探索,却凭借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就成功地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有的甚至名利双收。这显然有违历史学这门学科发展的规律,而事实证明凡是违背学术发展规律的东西最终都不可能经得起时间检验。

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进行历史研究,可以追寻他们的学术历程。而翻看近几年那些引起较大社会关注度的历史虚无主义作品,没有一人属于历史学科班出身。如为汪精卫翻案的林思云(此人撰写了《真实的汪精卫》一书),是一个出生于中国的日本人,大学本科毕业于中国某理工大学,本科期间所修的专业是化学专业,毕业后在化工行业工作。撇开他的日本国籍及政治立场,单就他的学术背景而言就很难胜任这种专业性很强的人物写作。

张戎凭着一本流传甚广诋毁毛主席的著作成名,其所攻专业与历史学的相关研究要求同样相去甚远。张戎在中国国内大学期间所修的专业是英语专业,去了英国之后所读的也是语言学,换言之,同样是英语专业。语言只是一门工具,与历史学的专业要求及学术基础相差很大。一个没有任何史学专业训练的业余写手能写出一部高学术水准的

历史学著作?学术立场能够足够客观?史料分析与选用能够尽可能严谨?对于采访对象有关史实的回忆与历史真相的误差能否很好地鉴别?

李志绥在移居美国后写的回忆录,书中对于毛主席的回忆看起来真实性很强,但是就其专业而言,他只是一个医生,所学的专业是医学专业。就李志绥的身份而言,他只是毛主席晚年专家医疗组中一员,也许对于毛主席晚年的健康状况他有较大发言权;但是谈论毛以主席为中心的政治话题,显然无法令人信服。第一,李志绥并非与主席朝夕相处,对于医疗之外的政治事件根本无权参与;第二,毛主席生前对于政治从来只抓大局,对于具体的政治事件过问的并不多,李志绥也不可能有毛主席那种高屋建瓴的政治眼光。第三,真实性尤其值得怀疑。李志绥所写的那些事情,只是一个孤证,并没有得到毛主席身边其他人员的认同。此外,他一辈子就写了这样一本与历史有关的著作,学术素养和学术积淀都无从谈起。

而那些质疑革命英烈如邱少云在面对熊熊大火时怎么可能趴在那里一动不动,想当然地认为刘胡兰精神有问题,黄继光堵枪眼不合理,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明显系虚构等别有用心且极端荒谬的言论,借助当前发达的网络尤其是“两微一端”得以广泛流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动摇了人们一直以来对于英雄们的正面印象。事实上那些质疑邱少云、董存瑞、刘胡兰的英雄行为的,大部分是一些网络段子手,既无历史专业知识,更无正确的历史观。让这些与历史研究要求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人来讲述历史,无疑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三) 历史研究要出成果不可能一蹴而就

学术跨界不是不可以,问题是要有前期基础;半路出家也需要一定的积淀,而不是一上来就写了一部引起轰动性的著作或者一篇名噪一时的文章,然后就没有下文了。这种做派显然不是历史研究的做派,世界上也很少有这种奇怪的学术乱象。

三、历史研究的客体极其狭窄——所切入的研究主题毫无例外地都是历史人物

(一) 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人类过往活动的各个方面,所涉内容十分广泛

从横向看,历史研究的内容包括人类生活的方

方面面,即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战争、宗教等发展演变情况。从纵向看,历史研究的内容包括:人类发展历史过程的记录,人类活动经验的总结,人类发展历史规律的探讨和历史发展趋势的预测。历史是事物过去活动的过程,任何事物都有其历史。

司马迁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以其亲身实践回答了两个问题。即:历史应该写些什么?其次历史应该如何写?作为奠定中国史学著作标准的第一书,《史记》的内容包括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等各不相同的内容,共计130篇,52.65万字。对于后世的史学家而言,如何把历史上发生的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有条理地记载下来,司马迁实有首创之功。

虽然《史记》中最为吸引读者的是关于历史人物的记载,但司马迁并没有忽视当时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司马迁之后,史学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宽,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深受世界史学发展新潮流的影响,史学研究领域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经济史、风俗史、艺术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等等。人物研究只是史学研究中很小的一部分。那些本不是史学专业的人真的对于历史研究有兴趣,他们完全可以从人物以外的其他领域入手;遗憾的是,当前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于历史人物以外的题材既毫无兴趣,也毫无建树。这不能不说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二) 历史虚无主义者所选定的范围之小令人感到惊讶

即便研究历史人物,中国历史几千年,有无数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值得挖掘。如果真有这方面的积累或者能力,他们完全可以研究近代以前的历史人物,如陈寅恪写了《柳如是别传》,真正凸显自己在历史学人物研究领域的功力。而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所研究的人物无一例外地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年代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人物。进一步说要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如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开国元勋、以及为革命胜利做出巨大牺牲的英雄人物如方志敏、狼牙山五壮士、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等,在众多的历史人物当中仅仅聚焦于共产党这个组织下的英雄人物,而且炮制出来的作品均以推翻以前的公认见解为目的,这就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了。

历史虚无主义另一个主攻方面就是为那些已经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反面人物翻案。如此更显得用心险恶。如为汪精卫及其手下汉奸集团辩护,替张灵甫等翻案,为蒋介石消极抗日等行为洗地。似乎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眼中,他们所讲述的才是真历史,以前大家在教科书上学到的都不是真历史。

可见,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题材十分狭窄。就其类别而言,只是局限于历史人物这一领域。而历史人物又可以继续细分,如中国历史人物、国外历史人物。而中国历史人物既有古代人物、也有中国近代人物、还有中国现当代人物。可以说历史虚无主义所研究的题材占历史研究题材的百分之一都不到。题材如此之狭窄,无疑井底之蛙。可以说根本没有资格谈论史学,如果真有能耐,写出几篇有关外国历史人物的文章或者著作,或者在古代历史人物尤其是除了政治人物之外的其他人物写出几部能够引起关注的作品来。如若不能,只能说是别有用心,同时明显暴露出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历史学领域研究的极不专业。

(三) 历史虚无主义研究中共党史,范围小得可怜

即便要研究中共党史,也同样可以拓宽研究范围,不必仅仅局限于中共党史的少数人物身上。党史专家认为,中共历史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中共的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如果对这一研究领域再进行细分,又可以分为中共地区史、中共地方史等。二是中共活动的历史资料为研究对象,如中共历史文物学、中共历史考古学等;以中共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的中共历史文献学,如中共历史文献目录学、中共历史文献版本学、中共历史文献校勘学、中共历史文献辨伪学、中共历史文献考据学、中共历史文献训诂学等。三是以中共历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如中共历史学理论(包括中共历史学本体论、中共历史学认识论、中共历史学方法论)及中共史学史^[1]。党史研究并不只是个别已经有定论的历史名人,研究范围十分宽广,那些打着历史研究旗号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估计连这些领域碰都不敢碰。

历史研究范围博大精深,真有兴趣完全大有天地,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及一些假冒史学爱好者从来不愿意花时间花精力从事更深厚更全面的历史研究,却把研究的焦点对准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所

宣传的道德模范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完美、耳熟能详的英雄偶像是否真有那么高尚,对于我们所否定的历史人物却一再替他们洗地;历史虚无主义者及假冒历史爱好者不愿意去探求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从不去关注或者探究这些英雄人物成长的历史背景,喜以今天的场景去揣度英雄人物当时的所作所为,习惯于在小事情及某些细节上死缠烂打,以为这样就掌握了历史的真相;还有一些人,看起来似乎精通某段历史或者自以为是某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行家,但是通篇论文缺乏确凿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闭门造车,对于历史事件做假设,甚至人为的臆造。这样的历史研究路子,更是违背了起码的学术规范。

四、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治学态度离历史从业者的要求相距甚远

(一) 研究历史,研究者应该具备较高的史学素养

在这方面,司马迁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西汉后期两位大学者刘向、扬雄都对司马迁的治史才能、治史态度予以很高的评价。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也就是说司马迁的著作不仅真实可靠,行文也朴实无华。司马迁尤其注重通过实地考察来核实历史事件或者有关历史人物的传说,为此他走遍了全国不少地方。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指出,作为史学研究者应当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要素。^[3]这是史学史上对于史学素养的第一次明确要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刘知几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史德”这一项。用今天的话来讲,“才”指的是文笔,“学”指的是全面掌握史实;“识”指的是历史观,“德”则是强调“不虚美,不掩恶”,秉笔直书。好的史学家及史学研究工作者应该多在这几个方面下功夫。

(二) 历史虚无主义者“才学识德”几方面俱无

他们史学写作上与史学的要求相去甚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错误。

第一,违背实事求是。阅读历史虚无主义者那些所谓新的发现、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研究成果,通篇违背实事求是,与事实真相相距甚远。历史虚无主义者貌似也在进行“学术研究”,但却故意背离学

术规范,主要有以下缺陷:无视历史真相,人为阉割史料;从个人或者小集体的政治诉求出发,歪曲历史或者假设历史进程;试图推翻中国近现代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已有的科学结论。具体来说,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史料分析法方面明显存在三种错误。

1. 史料运用极不严谨。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者炮制出来的著作及文章,研究方法不规范、研究过程不严谨、所引用的史料不客观。在撰写相关历史人物著作时,不是采用严格的史学研究范式,大都以“回忆”“口述”“重评”“揭秘”等字眼,根据一鳞半爪的材料匆匆行文。他们在写作过程中根本不对相关史料作严肃的辨析、考证、甄别,有的甚至在论文中为了否定前人的结论,只引用一个证据材料作为证据。如英国出版的学术杂志《中国季刊》曾刊载了一篇研究性长文,该论文作者得出结论说,蒋介石在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建立的政权并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居然是当时蒋介石为了对抗武汉政权,通过强迫发行国库券,用限制人身自由、没收财产、甚至绑票勒索等手段迫使部分资本家出钱以达到自己的目标。其实蒋介石只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所代表的整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而一时对部分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下手而已。这种研究方法和取材原则也与历史学研究的专业要求相去甚远。

2. 历史虚无主义者在写作时“经常把文献的历史和现实的历史当作意义相同的东西而混淆起来”^{[4]551}。用史料的真实性推断所要陈述的某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又一“创举”。懂得逻辑学的人都知道,史料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是两码事。史料的真实是历史结论真实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研究历史者即使掌握了某个真实史实或者某个历史事实的真实细节,也不能据此推断全局是真实的结论。历史研究不仅要注意收集、整理及考证史实,还要分析史实之间是否有直接联系,努力探求历史的规律性,从而把握整体性的历史。例如,我们知道,1959年到1962年这三年是中国的困难时期,中国不少地方发生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这一事件被历史虚无主义者故意曲解,《毛泽东的大饥荒》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例。作者在文中抛出“大跃进”时期全国受饥饿而

死的总人数并没有明确的材料依据;另一方面为了将这一事件归罪于毛泽东,竟然把几个真实的材料故意混用,并且声称毛泽东曾经在一次会上说过“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的谎言。这种做派被有的学者认为是“学术诈骗”。

3. 断章取义和篡改、伪造史料。历史虚无主义为了达到别有用心目的,居然采用伪造政治领导人物的日记,编造历史,传播谣言等极为恶劣的手段。比如,近年来网上流传“某领导日记启封”一文,所谓的日记已被证实全是伪造的。虽然伪造领导日记这一事情被揭穿,但是并不甘心,随后又炮制出“胡绩伟谈某领导日记”等假材料。这些假材料中有许多攻击或者批评胡耀邦、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话语。还有一些历史虚无主义写手到民间采访一两个老人,美其名曰口述史学、普通人回忆录,对于“大跃进”期间发生的失误无限夸大,随心所欲地编造材料,以此批判中国共产党完全不懂经济,不会搞经济建设。还有少数历史虚无主义者无限放大个别错误事件的细节和当事人的感受,给中国共产党脸上抹黑,让一些历史知识本来就贫乏的人们以为他们写的才是真的历史,教科书上的都不是真实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写手企图煽起一些人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满;有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喜欢挖掘“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以达到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目的。这种研究方法,是典型的片面主义研究方法。为了要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险恶目的,尽拿共产党建国以来的错误说事。

第二,违背全面客观。历史观非常重要。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得出相应的历史结论。严格的历史研究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历史观。严格的历史研究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在研究过程中不掺杂个人的情感色彩或者阶级立场,而历史虚无主义则把历史当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好看还是难看全凭个人需要。历史虚无主义者自以为洞悉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唯心主义方法贯穿于研究过程的始终,把以往的历史研究成果完全抛在一边,宣称重写“真实”“客观”的历史,完全不顾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具体历史情境,把一些负面的、碎片化的、甚至虚假的材料当成新的重大发现,从而达到否定既有历史结论的目的。

第三,否认阶级分析。历史研究中要坚持阶级

分析的方法,因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423} 阶级分析既是方法问题,也是立场问题。研究者在从事学术研究者都会带有自己的阶级立场,这是不可否认的常识。面对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只有牢牢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厘清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否则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历史虚无主义者否认阶级分析方法,试图用抽象的人性论解释一切,用所谓客观主义的虚假姿态掩盖他们的资产阶级学术立场。在他们的文章里面,反面人物的一举一动都显得温情脉脉,甚至情有可原,完全无视反面人物的阶级立场,当然不可能提示历史的真实面目。

五、历史虚无主义与中共中央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背道而驰

(一) 历史研究从来不是随心所欲

历史承载着重要的人文教育功能,尤其是历史中有关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对于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国度的统治阶级对于历史教学和研究都不会放任自流,超越时代和超越一切政治利益的历史研究是不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在任何时代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的内容来自历史研究的成果,而历史研究成果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弄清历史事实、探求历史真相固然重要,但这些并不是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反复告诫大家,“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6]292}。“接受历史教训是为了今后的工作”^{[7]69}。邓小平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抓住了历史研究的真谛,对于我们当前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党史研究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二)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有自己的原则要求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建党至今已接近100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在世界上开创了一条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伟大道路,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巨大成就,在这近100年当中,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走了不少弯路。如何对这近

100年的过往进行分析研究,有必要立下一定的规矩,而不是随心所欲。研究中共党史,自然也要遵循党和政府所制定的研究原则。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有:第一是以科学思想为指导原则,大力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创新。党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关历史研究尤其是党史的研究决议中明确要求,“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8]837}。在历史决议中对于党史研究提出了三个任务:一是历史研究尤其是党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党的指导思想为行动指南;二是党史研究要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积极贡献;三是党史研究的职责和党史研究的优势是从党的发展历程研究理论创新与实践^[9]。第二是要牢固树立和坚持全党思想认识的统一思想,时刻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力量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邓小平一再强调不能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了。如果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6]298}。研究党史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不是为了否定党的领导。研究毛泽东思想,是为了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而不是为了否定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三) 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中共党史研究有极强的政治性和现实性^[10],党史研究者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历史方法为指导,牢固树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研究过程时刻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确保研究出来的成果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有创新、有深度、有价值。

坚持唯物史观,意味着在研究过程中对于中共党史中涌现出来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大的历史问题,必须把它们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和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来分析。毛泽东把这种方法称为“古今中外法”。即“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11]400}。按照这个标准,研究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要刻意回避在革命和建设过程所犯过的失误和错误。同时,也应该看到,任何人或者政党组织都会有它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不能因为这些因素而否定政党及党的领导者。即“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

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12]137}。

必须从整体性来把握党史研究。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写道“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11]399}。毛主席的这段话其实是提醒后来的研究者,研究党史宜粗不宜细,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需要站在一定的高度,从整体上把握历史、从全面角度来考察历史。党史研究不能离开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能只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还必须考察它当时恶劣的生存环境,否则连“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也难以解释清楚”^[10]。

(四) 党史研究必须坚持为党服务

党史研究一方面要弘扬正气,即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发展以及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也要总结和剖析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误甚至失败的教训,探究共产党革命成功的规律、共产党执政的规律以及共产党自身发展的规律。要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坚持诸多原则。

1. 既要坚持党性又要坚持科学性。党史必须姓党,所以党史研究者应该做到:第一,党史研究者必须有坚定的党性,必须站在党的利益立场来研究党史,必须站在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党史;第二,党史研究者要替党和人民发声。要做到这一点,党史研究者必须坚持“党史姓党”原则,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遗憾的是在实践当中,不少史学研究者及爱好者背离了这一基本原则。在党史研究过程中一直在左右摇摆。改革开放前,党史研究主要受“左”的路线影响,党史研究一度成为路线斗争的工具。改革开放以后,一些研究者要么出于对“文革”期间党史研究成果的不满意,试图拿出与“文革”期间相反的研究成果,导致这段时间内一些研究者在党史研究过程中罔顾客观事实,研究文章中故意误读党史史料;或者对于某些材料断章取义;有些党史研究者在研究某个党史人物时故意预设观点,然后再去搜寻合适的史实或者编造史料去论证预设观点。这是党史研究偏右的具体表现。

2. 坚持“两个不能否定”原则。所谓两个否定,一是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那段历史来否定改

革开放后这段历史;二是用改革开放后的这段历史来否定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的那段历史^[13]。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与改革开放后的40年,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们是一脉相承,有着本质联系、辩证统一的关系。由于改革开放前后面临国际形势相差很大,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所采取的内政外交也有很大的区别,甚至看来有些是相互对立的。对于中共采取不同的内政外交政策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才能看得清楚,理解并支持中央的决策。党史研究如果用前者否定后者,就意味着否定40年来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需要重新回到孤立封闭的发展道路;如果用当前的成果否定改革开放前夕的一切,就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极有可能配合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成功。所以,党史工作者必须牢记“两个不能否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为什么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事实上改革开放前的内政外交为改革开放后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的内政外交则是对改革开放前的创新和发展。

3. 坚持政治性原则。党史研究担负着“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关于政治性的定义,胡乔木认为,“历史科学满足政治需要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历史向社会也向政治提供新的科学研究的成果,而社会和政治则利用这种成果作为自己行动的向导”^{[12]12}。换言之,中共党史研究一个重要目的是总结党在历史上的各种经验与教训,为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正确应对当前改革和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新情况、出现的新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和理论指南。因此,党史研究不能仅仅关心党在过去发生的一切,倘若某些研究者尤其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只是“无目的地考据某些历史事实,而不注重当前的问题”,这样“党史研究就不会有生命力”^[14],也就丧失了党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的意义了。

六、结语

中国共产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与历史虚无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比如说建国之初毛泽东写了“五评”美国白皮书,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江泽民时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反对历史虚无

主义,胡锦涛任总书记时一再强调“正确地对待历史,善于总结经验。”^[15]习近平就任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就如何对待党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这些论述是我们当前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武器,为我们指明了党史研究的前进方向。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一方面要严肃历史学研究,尤其是在党史研究中必须讲政治,同时还要敢于亮剑,旗帜鲜明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发声。对于肆意歪曲几成常识的历史事实,诬蔑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领袖及其他英雄人物的恶劣行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诸多卑劣做法早已超出学术之争,而且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关乎爱国主义教育功能的能否实现,关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胜败。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要斗争,就要不怕鬼、不信邪,就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这一表态提醒学界及政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仅仅是学术界的任务,更是执政党所必须解决的政治问题。正是有了这一深刻认识,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言行做出了严肃回应:从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被取消主持人资格到学者邓相超被免除山东省政协常委,从左春和被免去石家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职务到漯河电视台聘用人员刘勇被双开,从山东工商学院李默海副教授因错误言论被停职检查到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史杰鹏因在个人微博上发表反动言论而被解聘,从法院对狼牙山五壮士案和邱少云烈士名誉侵权案给出正义的

判决到洪振快起诉刘宏泉和红歌会网的败诉,既给历史虚无主义者敲响了警钟,也顺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珍惜革命传统、弘扬正义的呼声。

参考文献:

- [1] 吴汉全. 试论中共历史学的学科体系[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3(3): 4-13.
- [2] 班固. 汉书·司马迁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3] 王嘉川. 唐宋元时期的“史才三长”论[J]. 史学理论研究, 2014(2): 28-38.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6.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8] 中央文献政策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9] 郭晓平. 党的两个历史决议与中共党史研究[J]. 党的文献, 2014(6): 41-44.
- [10] 肖鹏. 历史思维和中共党史研究——学习习近平关于历史思维的论述[J]. 党史文苑, 2015(12): 74-76.
- [11]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2] 《胡乔木传》编写组.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13] 习近平.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不能互相否定[N]. 人民日报, 2013-11-08(1).
- [14] 胡绳. 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J]. 中共党史研究, 1988(1): 4-13.
- [15] 胡锦涛. 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上的讲话[J]. 中共党史研究, 1995(1): 1-2.

On the Mistakes of Historical Nihilism in Recent Years Based on Historical Methods

WANG Shumin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For a period of time, historical nihilism has become a popular trend, which has caused a resurgence in the field of historiography, especially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the CCP's history.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historical nihilism has the following obvious flaws: the subject of researching is unqualified, the object of researching is narrow, the method of researching is biased, and that deviated from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CCP in historiography researching.

[Key words] historical nihilism; history study; historical thought.

收稿日期 2018-05-18

[责任编辑 黄倩呢]